

《苕麻西施》：一个创新转化的文艺样本

黄同春

摘要：广播连续剧《苕麻西施》剧本，讲述了西施的后人施招素由一个乱世弱女成长为巾帼女杰的故事。在她身上承继着先辈西施爱国血脉，又充满着坚毅不屈、敢爱敢恨、一诺千金等强烈的时代精神色彩，可歌可泣，具有

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作者以炽烈的情怀萃取历史所给予的文化精华注入新的内涵，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融合的成功剧作。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文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文艺样本。

关键词：广播剧 文艺创新 表现手法

艺术长河潮起潮落，总在时光的滩头留下不少珠矶与贝壳。其中古代西施因美艳动人和许身救国，其形象千百年来一次次被演义叙述，舞台演绎、影视翻拍，烙下了各个时代鲜明的印迹。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西施题材渐趋冷寂之际，笔者意外接触到了一部新编的连续广播剧本《苙麻西施》。展读后欣喜地发现，作者置身丰富的媒介和艺术形式以及世界文艺的交流碰撞中，顺应时代的变迁，回应时代的呼唤，探索经典形象的艺术内涵，赋予人物新的生命和色彩。

当我们尚在为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困惑时，作者赵卫明和他的《苙麻西施》提供了一个厚重又清新的样本，不仅填补了广播剧在这一创作领域的空白，还在多重维度启迪来者，探寻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中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载得动大道的是情怀之心

毋庸置疑，中国优秀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创作富矿，并一次次被世界发现和发掘。改编自日本最古老故事的《竹取物语》动画电影《辉夜姬物语》，实际上取材于《后汉书》中的“斑竹姑娘”；改编自《格林童话》的《灰姑娘》，最初灵感来源于唐代志怪小说《酉阳杂俎》。不少西方动漫形象，诸如花木兰、诸葛亮等均来自中国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这并非西方人对中国优秀文化情有独钟，而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变现”潜质独具慧眼。也正因此，他们无不赚得盆满钵满。

的确，“变现”能力只是文艺创新转化评估的一个市场尺度。真正的有效到达是受众在消费的同时，再次发现历史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那一个个岁月尘封的故事还带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温度，从而完成文艺审美的精神愉悦。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苙麻西施》作者自觉摆脱商业逻辑甚至绑架，以炽烈的情怀萃取历史所给予的文化精华，注入了新的内涵。

千百年来绝代佳人西施献身复国的故事，

家喻户晓，被不同的文艺一次次书写。在林林总总的作品背后，也不乏“红颜祸水”“间谍鼻祖”“诸侯思维”等诟病与指摘。有鉴于此，新时代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表达、手段和评判的新诉求。到了《苙麻西施》作者的笔下，人物及其时代重新置换。抗战年间，西施的后人施招素从苙萝村嫁入南门大樟树下赵村，遭逢家破人亡的惨烈巨变。她被战争裹挟，从受辱、绝望，到觉醒、复仇、除奸，再到帮助中国军人炸炮楼、破铁道，阻滞了日寇的进攻步伐，历尽熔炼，由一个乱世弱女成长为巾帼女杰。她的身上完整地承继着先辈西施的爱国血脉，又充满着坚毅不屈、敢爱敢恨、一诺千金等强烈的时代精神色彩，可歌可泣。

与其他创作者简单的故事平移、时空转换的穿越不同，赵卫明创作用情之深是因为他把家国情怀倾注到了故事中。剧中主人公、西施之后的原型就源于他的先人，至于剧中所展示的接纳隐藏电报局巨宅遭焚、亲人惨遭日寇杀害、村口标志巨樟被炸等情节，都有生活依凭。《苙麻西施》是赵卫明“烽烟草根谱三部曲”系列广播剧的压轴之作。此前创作的《哪吒》《侠盗》，视角独特，主角都是草根平民、草莽江湖、草木灵物，秉承着一条清晰的命题主线。作者的满腔家仇国恨，在笔端汨汨流出真情实感，扣动着当下受众心灵深处的那根弦，自然产生强烈的共鸣。

虽然西施作为中华民族爱国的经典形象之一而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到了《苙麻西施》一剧，似乎花样翻新，面貌焕然。也许很多人视之为作者得益于“由熟返生”手法所制造出“陌生化”的效果。但了解到作者的身世和创作背景会发现，文艺创新转化的首要使命，说白了是从丰富的生活积累中提取文艺的菁华，回归思想传递、表达情感、承载道义。

二、鲜活中触摸人物的脉动

对于广播剧而言，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坚守，一方面是要要求创作者写出事件和人物及其现象的真，另一方面是表现出寓于现象之中本质的真。广播剧塑造人物的核心是刻画鲜活而独特的人物个性。《苙麻西施》通过人物语言、动作、细节等多种艺术手段，

精细呈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是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剧作最出彩最成功之处。

广播剧的声音主要由人物语言构成。而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由人物语言来承担。《苕麻西施》通过把人物放在特定冲突情景中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面对汉奸金魁潜入洞房欲行调戏，新娘施招素大怒道：“你这缺根尾巴的畜生，看我给你扎出几个窟窿来！”这个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柔弱女子，真的下了狠手，用裁缝剪刀把金魁的手臂划出一道伤口，怒不可遏地说：“你别给脸不要，趁我还没打开门窗，从哪里爬进来的，给我哪里滚出去！否则，赵家的家法众人的拳脚，饶不得你！”金魁此时感到伤口刺痛，浑身瑟瑟颤栗了一阵子，从施招素的眼神中看到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知道这样的女子有着不可冒犯的神圣，他怕众怒难犯，丑事公开，后果不堪设想，抬脚溜走时梗着脖子丢下一句话：“过得了初一，还有月半。你迟早是我锅里的肉、碗里的菜。”施招素回应道：“缺根尾巴的东西，我再告诉你：姑奶奶我不是吓大的，天天磨亮杀猪尖刀等候你！”这一段戏写得很精彩很有层次，通过施招素识破金魁的险恶用心、用剪刀狠刺金魁手臂的动作，继而用犀利的语言无情痛斥金魁的无耻行为，把施招素在邪恶势力面前表现出的刚强不阿、勇于抗争的精神和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剧作中，作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把语言打磨得既通俗易懂，又非常形象化、生活化，富有美感和诗意。《苕麻西施》对人物性格、特定环境、情节发展等无不通过许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来构建。在作品中，作者铺排了一系列情节，如赵家提亲、少女感恩、情感波折、汉奸垂涎、家园被毁、丈夫致死、炮楼遭辱、觉醒复仇、借刀除奸、助炸炮楼等，环环紧扣，曲折有致，铺陈了幽长而又紧凑的环境长廊，为人物性格充分展示搭就了广阔的舞台。

作品笔墨集中于乱世弱女的人物命运。主人公施招素是一位普通村妇，她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英雄，而是被时代大潮裹挟，从身不由己到积极投身，剧本通过一系列的细节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过程。阔别多年的青梅竹马、抗

日武装“小三八”地下交通员八斤第一次向施招素讲述日本鬼子在南京屠杀我三十万同胞，宣传抗日思想，希望她继承先辈西施的爱国精神。施招素回应他说，自己是一个女流之辈，只想要静静过相夫教子的农家生活。然而，丈夫被害死、自己受到鬼子凌辱，促使她性格和思想发生剧变，她“要报这血海深仇，雪这奇耻大辱”。她开始以先人西施为榜样，投入反抗日伪斗争的大潮中，也完成了一个弱女子的英雄成长裂变。借剧中赵村长者阿相爷的话说，“她杀鬼子除汉奸，惩恶扬善，匡护正义，是巾帼英雄、女中君子。西施献身救国谁也没见过，只是传说。可是施招素做的一切是大家亲眼所见，她才是西施！”

一个70多年前发生的旧事被娓娓道来，一点也没有时间的睽违感，细读文本发现，反倍感亲切。它得益于创新叙事视角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作者让施招素儿子天柱采用第一人称固定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并贯穿整部剧作的始终，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第三者全知视角退居次要地位。天柱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和切身感受，直接讲述母亲在特殊背景下传奇而悲壮的人生，对剧中的人和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抒发真实的情感。

诚然，儿子的视角也有局限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剧作又采用母亲的视角进行叙述，通过大量的对白、内心独白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世界，这样儿子金柱和母亲的叙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母子共同叙述下推动剧情的发展。当母子俩还不是以全景呈现故事、抒发情感时，作品突破固有的程式，采用多重聚焦视角叙事。例如，在八斤痛打地痞流氓调戏施招素这场戏里，作者采用多重视角叙事，将相关的人和事描述得有声有色，精彩至极。其中，施招素面对地痞的调戏由害怕受惊到疑惑转为欣喜的心态，地痞流氓由调戏施招素的不可一世到后来哭爹喊娘求饶的丑态，汉奸金魁的歹毒阴险狡诈本质，众街坊为八斤行为拍手叫好的大快人心，天柱对以金魁为首的地痞流氓罪恶行径的谴责和对八斤惩恶扬善的赞扬等，仿佛多机位拍摄、多镜头展现，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赋予生命以植入体验

万物皆有灵。当天地万物都列入书写对象的时候,受众就会获得一种超然于物外的生命体验,使得审美也进入了一个奇诡又美妙的层次。这种具有替万物代植的意趣,让我们在《苕麻西施》中不期而遇。剧本采用意象手法,通过对苕麻和老神树的描写,使得剧本在审美上锦上添花,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欣赏剧本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想象力,品赏更有味道,更有意思。

被作者寄于寓意的苕麻,漫山遍野生长在堆积着历史和诗词的苕萝山,看起来像野草,不起眼,但在骨子里有着跟野草不一样的脾性。它饱受风霜雨雪,把它拧成一股绳,比铁韧,比刀快,可以断木铄金。苕麻的柔韧和刚硬,不正像施招素外柔内刚的性格吗?施招素用柔韧的苕麻绳勒死鬼头小队长,还用它帮助八斤炸炮楼。八斤曾用施招素的苕麻丝线拧成一条结实的麻绳,把祸害百姓的地痞流氓打得哭爹喊娘。苕麻已经成为除暴安良战士手中的武器,那旷野里茁壮的苕麻也可看作同苦难命运抗争的普通百姓。

无独有偶,剧中反复出现的老神树是一棵普通的大樟树。作者以拟人化手法,对它作了细腻的刻画,变成有灵魂、有传奇故事的老神树。老神树枝繁叶茂,一柱擎天,顶天立地。狂风暴雨试图摧残它,它却傲然挺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正是象征着面对外侮不屈不挠、昂首而立的中华民族吗?

叹为惊奇的是,作者笔下的大樟树有灵魂有故事。它曾为轰炸鬼子的炮楼和运输线的飞机指引目标,它把自己的命运同它庇护下的赵村和赵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赵村成了它的影子,赵家的四合院是它身上掉下来的一片树叶。

人与自然同处战争炙烤之下,同仇敌忾相依为命。太婆做主让天柱认老神树为干爷爷。老神树系满了花花绿绿的绸带,那是周边

认它做干爹干爷爷的孝子贤孙的礼物。方圆十里烧香祭拜老神树的人不断。这不正是老百姓对抗日英雄的敬仰和怀念的象征吗?更神奇的是,老神树的影子和树上的一只草鞋能穿越五里路,倒映在诸暨城里云和茶馆的水缸里面,这不正是抗日英雄影响之广、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吗?在剧中,人与树交相辉映,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明大义、视国家兴亡为匹夫本分的赵家太婆,当日本鬼子要炸掉老神树时,大义凛然,带领全村乡亲挡住老神树,不让鬼子靠近半步,痛斥日本鬼子的累累罪行,结果太婆陪着树神爷爷一起慷慨赴死。在作者笔下,苕麻和老神树已经成为剧本的艺术形象,能够激发欣赏者多维的想象力,补充丰富剧本内容,产生象外之意,并对深化艺术思想、塑造人物形象,强化作品的美感和传奇性起到强化的作用。同时,剧中对山野苕麻的草根韧性和伟岸樟树的挺拔硬性,巧妙融合入戏,作为民族精神的物化升华,一柔一刚,刚柔并济。这种精神力量穿越历史时空,与当下时代发生对话,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总之,《苕麻西施》剧本在结构框架、刻画人物性格、叙事表现手法等方面可圈可点之处不少,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融合的成功之作。作者从经典出发,彰显民间情怀、民间立场和民间精神,使得文本烙下了浓烈的桑梓地域色彩和时代色彩。如果二度创作时,能在演绎、音乐、音响方面进行多维度合璧,一定能打造出一部广播剧精品佳作。

当然,作为一种文艺样本价值,《苕麻西施》的出现,其意义还表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喜探索实践方面。只要创作者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就能产生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